

探陰山

李寶樹改編 周信芳題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自从剧目开禁的方针提出后，剧壇上对鬼戲是否可以上演的問題曾引起热烈的討論。当时我是同意“不能籠統地一脚踢开”的說法的；我从各家不同的意見中，吸取了一些新的認識，这是促使我改編此剧的动机。

“探陰山”原名“普天乐”，又名“鏢判官”，是京剧的傳統剧目。我很喜爱这个戲，因为里面既有丰富的傳統藝術，又有一定的積極意义。虽則剧中也揉雜了不少的迷信毒素，我認为只要通过修改，是可以开禁上演的（当时剧目尙未开禁）。我抱着这样一个願望，终于大胆地寫出这个“改編本”。

原剧情節層次很乱，場子过分冗長，还有很多不妥之处。因此僅参照原本的情節梗概，單綫以顏柳事件貫串成“包公斷案，下陰鏢判”为止；刪掉与主綫無关的情節，以免阻滯主綫發展；保留了原本中的傳統藝術精華；在台詞方面，尽可能的刪改了一些宣揚迷信的字句，免去了一些旧的程式套子。关于陰間場面和鬼的处理，基本上把它当作陽間一样，不过环境是陰間而已，并尽量做到鬼的美化，避免恐怖形象，不讓这些去冲淡主題的感染力，集中描寫包公的不避艱險、坚决維護正义的思想，通过他去到陰間查訪，把一件冤獄平反了過來。

这些問題，并不是一着手改編就明確了的，而是由于領導上和同志們的关怀与帮助，使我的認識逐步提高。这改編本，如果有一点可取之处，也应是党的領導和集体的功績。

現在改編本出版，我在兴奋、惶恐之余，竭誠希望同志們的指正，以便作進一步的修改。

李宝德 1957.2.25。

探 陰 山

(原名“普天乐”,又名“鏹判官”)

〔京 劇〕

人 物:	包 拯	(淨)	二差人	(雜)
	張 洪	(武淨)	鬼卒甲(一殿)	(淨)
	油流鬼	(武丑)	鬼卒乙(一殿)	(丑)
	秦广輝	(淨)	王 朝	(生)
	柳金輝	(青衣)	馬 漢	(淨)
	顏查散	(小生)	張 龍	(生)
	兩 墨	(童生)	趙 虎	(淨)
	李 保	(丑)	門 子	(雜)
	柳 洪	(老生)	二鬼馬夫	(武 ^生 丑)
	柳 福	(丑)	大小二鬼(五殿)	(雜)
	梅 香	(花旦)	傘夫鬼	(雜)
	祥符縣	(丑)	众鬼卒	(武)
	驢 夫	(丑)	男女百姓	(雜)
	二更夫	(丑)	四青袍	(雜)
	包 兴	(丑)	四文堂	(雜)
	灯 官	(丑)		

第一幕 投親悔婚

时 間：宋朝某年正月十四日。

布 景：先“汴梁城郊”，后換柳府客廳（或用守旧代替）。

人 物：驢夫、顏查散、雨墨、柳福、柳洪、梅香、柳金嬋。

顏查散：（內）雨墨快些走。

雨 墨：（內）是啦。

〔驢夫引顏查散上〕

顏查散：（唱“搖板”）

家中奉了母親命，
投親寄讀為功名，
遙望汴梁已臨近。（圓場）

雨 墨：（內）相公慢點走吓。

〔雨墨挑行李上〕

雨 墨：（唱）趕得我腿酸肩又痛。

我說驢夫大哥，你慢着點趕成不成？我挑着这么重的行李，趕得我上氣不接下氣。喲！

驢 夫：小兄弟，你看前面就是汴梁城啦。緊走幾步，進了城之后再歇着吧。

雨 墨：有道是望山跑死馬，看着很近，走起來可得走會子哪。

顏查散：大哥，我們歇息歇息再走也好。

驢 夫：要歇着就歇一會。

〔顏查散下驢，雨墨、驢夫坐地歇息〕

顏查散：大哥，此處离城內雙星橋还有多远？

驢 夫：大約还有五六里地。我說相公，您到雙星橋，不知找的哪一家？

顏查散：就是双星巷內柳洪柳員外家中。

驢夫：柳員外呀，我知道。嗚！他从前还做过大官，現在告老啦，在家享福吶。嚟，真个的，看您这打扮，怎么認識这么一位大財主吓？

顏查散：那柳員外乃是小生的舅父。

驢夫：（有点不相信）怎么着，是您的舅舅吓！

雨墨：嚟！你別狗眼看人低！（立起）

驢夫：嚟！你怎么这么說話！（立起）

雨墨：你知道我們相公是誰？

驢夫：你屨我的驢，我也不能查你的家譜吓！

顏查散：大哥休要見怪。——雨墨，你不要胡說。

雨墨：得啦！我錯啦！我告訴你，我們相公叫顏查散，他們上輩也是做官为宦，告訴你說，連柳員外当初也是我們故去的太老爺提拔的哪？我們相公不但是他外甥，还是柳員外未过門的姑老爺。你知道嗎！

驢夫：这么一說，还是親上加親啦。

顏查散：（也得意的笑起來）哈……！小生此番奉母之命，投奔舅父，就地攻讀，以備應試。（看）大哥，關关路上这等熱鬧，什么緣故？

驢夫：呀相公，您都忘啦，明天是十五元宵節呀，逛花灯的日子，老百姓都从几十里地以外趕來，投親的投親，訪友的訪友，都等明天趕灯會，甯提多熱鬧啦。

雨墨：哦，这么一說，那真是好机会。相公，快点走，進城看灯去吧！

顏查散：唉！明日才是元宵節，何必这样心急。

驢夫：对啦，你急什么呀！

雨墨：不是我心急，早点兒進啦城歇息，养养精神，明天好

陪相公去逛灯。我說驢夫哥，加上一鞭子，咱們快点兒走哇！（挑担子）

驢夫：你不是累啦嗎？

雨墨：聽說逛灯，我不覺得累啦。快走吧。

驢夫：相公上牲口吧。

顏查散：（上驢）好，如此趨行者！

（唱“搖板”）

跋涉風塵趕路徑，
却忘佳節已來臨。
心急似箭你速把路引。

〔三人“編辮子”，驢夫趕脚〕

雨墨：快走囉！（走）哎呀！累坏我啦！（走）

顏查散：（唱“搖板”）

霎時進了汴梁城。（進城）

家家戶戶懸灯彩，

六街三市鬧盈盈。

弄言便把大哥問，

吓大哥，双星巷还有多远？

驢夫：您跟着我走。（圓場）這就是柳員外的家啦。

顏查散：（唱）雨墨向前去叩門。（下驢）

雨墨：喂！快開門吶！（打門）

〔柳福上〕

柳福：（念）忽听敲門环，想是來拜年。（開門）開開門來看，原來是窮酸。——哎呀嘿，騎着个小毛驢就來啦！干什么嘍？

雨墨：你給回稟一声，顏相公拜望你們員外來啦。

顏查散：大哥，辛苦你了，这是脚錢，大哥收下。（付錢）

驢 夫：謝謝。(下)

柳 福：上我們這兒來拜望的相公，不是坐轎就是騎馬，還沒有見過騎驢的吶。

雨 墨：少說閑話！這是你們沒過門得姑老爺。

柳 福：你這是怎麼說話呢！

顏查散：吓管家，往里通稟我家舅父，就說顏查散拜見。

柳 福：吓！您是顏大相公？您在這等會兒，待我通稟一聲。
(進門) 有請員外。

[柳洪上。同時雨墨取衣，顏查散換衣]

柳 洪：(念) 解取歸林下，有女兒承歡。

柳 福：啓稟員外，顏相公拜見。

柳 洪：哪個顏相公？

柳 福：顏姑老爺。

柳 洪：噫！

柳 福：您的外甥顏查散。

柳 洪：噢，顏查散他來了。(想) 叫他進來。

柳 福：是。(出門) 顏相公，員外叫你進去吶。

雨 墨：嘿，真是店大欺客，一點兒不客气。

顏查散：不必多言，隨我進去。(進門)

[雨墨進門放書担]

顏查散：舅父在哪里？(見柳洪) 舅父在上，甥兒查散拜揖。
(揖)

柳 洪：一路風塵，不用拜了。一旁坐下。

顏查散：告坐。(坐) 雨墨，上前拜見太老爺。

雨 墨：雨墨叩見太老爺。

柳 洪：罷了。柳福，領雨墨下面歇息。梅香，打茶來。

[梅香端一杯茶上。听二人講話]

柳 福：是啦。兄弟跟我喝点茶去吧。

雨 墨：嘿，跟我客气起来啦。嚟，我說大哥，剛才在道兒上听人說，今天晚上有灯嗎？

柳 福：明天是元宵節的正日子，明日才有吶。

雨 墨：嚟，明天我要陪着相公看灯去吶。我們相公最喜欢灯謎灯虎。

柳 福：明天我們一塊去。走，先喝茶去。

[雨墨、柳福同下。梅香看廳上有客，又進去端茶]

柳 洪：你母親可好？

顏查散：家母倒也康健。命甥兒叩問舅父舅母金安。

柳 洪：咳，你舅母不幸已故世三年了。

顏查散：吓！舅母已下世去了！唉！

[梅香复端茶二杯上。奉茶，飲畢。梅香下]

柳 洪：只因路途遙遠，久不通音信，故而未曾訃告与你家。吓甥兒，你今日進京，現住在何处了？

顏查散：甥兒在京城并無三親六故，特來投奔舅父，寄居讀書，以備大比之年赴考應試，求取功名。二來奉母之命，与舅父商議婚姻之事，盼能早日完成大禮，以踐前約。

柳 洪：吓甥兒，此乃当初你舅母一句戲言，焉能作准！日后为舅替你找一門当戶对的人家，也就是了。

顏查散：（惊）舅父，婚姻之事，豈可兒戲，难道甥兒与表妹的婚姻，就不是門当戶对嗎？

柳 洪：想为舅只生你表妹一人，焉能随你前去受苦，此事么就作罢兩罢干休。今后甥兒攻書之費，另娶之資，全由为舅与你担待也就是了。

顏查散：嘿嘿！（有了气）听舅父之言，甥兒倒也明白了。

柳 洪：甥兒既然明白，就好办事了。为舅的决不虧待于你，真是通达的甥兒。哈……。

顏查散：分明舅父見甥兒家業衰落，想賴却婚姻。是与不是？哼！此事甥兒实难从命！

柳 洪：怎么講？

顏查散：实难从命！

柳 洪：你……大胆！

(唱“散板”)

奴才說話言不順，
以小犯上理不应，
若不看在甥舅面，(想)
定要將你趕出門。

顏查散：哼哼！

(緊扭絲)(唱“散板”)

說什么甥舅論什么親，
你是嫌貧愛富人！
当初为官虧我父，
一旦富貴忘旧情，
世态炎凉忘却了根本。

雨墨快來。

[雨墨应声上，柳頤上]

雨 墨：相公，什么事情？

顏查散：雨墨呀！

(唱“搖板”)

他嫌貧愛富要賴婚。

雨 墨：哈哈，他忘啦故去的太老爺提拔他啦！現在他們勢利眼，咱們告他去！

顏查散： 嚟吓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何須与他再理論，
男兒壯志氣凌云，
不雪此耻怎消恨。（憤怒）

我們走！

雨 墨： 走着！（生氣，收拾行李担子，柳福相幫被雨墨拒絕）進門的時候，我就看出你們冷淡我們，攔着你們嚟，放着我們嚟！嚟！

〔顏查散發怒拂袖下，雨墨隨下〕

柳 福： 貝外，他罵着就走啦。

柳 洪： 吓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烏鴉怎能入鳳群，
自古貧富難相等。

〔柳金輝于屏后轉上〕

柳金輝： 爹爹差矣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老爹爹做此事太不思忖。

爹爹吓！ 适才一番言語，女兒俱在屏后听得明白。女兒幼年之時，与表兄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親友們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，如今這樣嫌貧愛富，悔却前約，豈不被親友談論，爹爹你怎樣為人！

柳 洪： 吓，当初指腹為婚，不過一句話兒而已。我兒自幼嬌生慣養，怎能叫兒前去受那清寒貧苦，乃是為兒着想，怎說為父嫌貧愛富。

柳金輝： 那顏郎目前雖然家道貧困，他日若是發迹，一旦飛黃

騰达，爹爹又当如何？

柳 洪：料想顏查散功名發迹命中無份！

柳金嬋：难道爹爹富貴就万年長存？

柳 洪：吓！兒竟敢頂撞为父不成！

柳金嬋：爹爹吓！（哭）

（唱“二六”）

非是女兒言不遜，
兩家世交情誼深，
因此才指腹把婚姻訂，

（轉“快板”）

到如今一家富來一家貧。
人貧志高非下品，
他日一鳴定驚人。
許婚悔婚入談論，
反復無常怎为人！
女兒立志意堅定，
决不因貧另配婚。
爹爹捫心細自問，
老爹爹，還望三思而后行。

柳 洪：（唱）復水難收成泡影，
枯木怎能重生根。

柳金嬋：爹爹！

（唱“垛板”）

老竹虽枯能生笋，
水流大海叶落归根。
事在人为非天定，
爹爹还是固执的人。

千言万語劝不醒，(哭头)

喂呀兒的娘吓！

柳 洪：咳！

(唱)莫要伤了父女情。

兒吓，待为父过几日命人尋你表兄回來，再从長計議，也就是了。(金婢哭)兒吓，不要啼哭。(安慰)明日元宵佳節，我全家還要前去逛灯，后面歇息去吧。(因劝之無效，很焦急，轉向梅香)丫环，好好劝慰你家小姐。

柳金婢：(哭)喂吓！

梅 香：是啦，是啦！員外，您也歇着去吧，我來劝我家小姐。

柳 洪：咳，这是哪里說起！(下)

梅 香：小姐！員外已然答应去找表少爺回來，您別伤心啦。

柳金婢：梅香！我爹爹不过是一句話兒，安慰我心，哪里有什么回心轉意吓。

梅 香：不要緊。喔，我想起來了。剛才我打茶的時候，听書童說，他們相公最喜欢灯謎灯虎，我想明天他們一定要去逛灯，員外不是也讓您去嗎，您就去，我在一路上多多留神，万一碰上，問明了住处，那不就好办啦嗎。

柳金婢：如此有累你了。

(唱“散板”)

倘若是娘親在六禮已定，
到如今又何必父女相爭。

[同下]

第二幕 逛灯失散

时 間：前場之翌日——元宵節。

布 景：汴梁街市(夜間滿挂灯彩)。

人 物：李保、众男女百姓、灯官、柳福、柳洪、柳金蟬、梅香、雨墨、顏查散。

[李保上]

李 保：“(數板)正月十五月亮高，家家戶戶慶元宵，六街三市多熱鬧，男男女女把灯瞧。鼓兒咚咚打，鑼兒鐺鐺敲。孤孤單單是我李保，光棍子漢成天是醉滔滔。一沒有房子二沒有地，賺錢吃飯憑我宰豬的刀。我花得多賺得少，糟糕。糟糕。(念)衣裳不分四季，串走南北東西，左手來錢右手去，吃喝都是賺的。——哈……。我李保今年要走桃花運，平康的姐兒們不知道認識多少，都是走馬觀花，这一次的小紅，真跟我有緣份。她對我說，李保，李保，你要有簪環首飾，華麗衣裙，我就跟你從良。这样的好事，我李保怎么能錯過機會，我就答應照辦。可是我一個宰豬的，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巧啦，今天是元宵節，看灯的人多，趁此機會，給他個渾水摸魚，有何不可。(“數板”)有安排，擠進來，人群之中顯奇才，哪管衣和帽，何論簪與釵，趁便搶和摘，發點意外財。

[內敲打鑼鼓，“滾頭子”。男女百姓擁灯官上]

灯 官：(念)灯如皓月照汴梁，笙歌嘹亮賀君王。大家齊把太平歌兒唱。

众百姓：灯官。(念)你把灯上的故事說个端詳。

灯 官：列位，你們看東方。

[众百姓爭看灯。李保趁勢砌物]

灯 官：(念)這是唐朝和尚唐三藏，西天取經离大唐。孙悟空有七十二變，偷桃，(鑼)盜丹。(鑼)

〔李保偷物〕

灯 官：(接念) 打过玉皇，二徒弟八戒偷过了人参果，(翻) 三徒弟沙僧担行囊。

〔众百姓圍繞着灯官到另一方向看灯〕

〔柳洪携金蟬、梅香、柳福上，看灯〕

柳 洪：女兒隨我來。

〔过場。柳金蟬無精打采的走着，梅香东張西望的找〕

柳 福：好熱鬧哇。(“滾头子”數板) 哎吓喝，亮堂堂，員外你來看，今年花灯不尋常。这面画，財高北斗石崇富，这一面，范丹窮困口無糧。这才是，貧富難相比，山上樹木有短長。

梅 香：(念) 員外爺，您再看，跨海征东薛仁貴，这面画的是柳家庄，前面赶的是薛礼，柳小姐后面追夫郎。嫌貧愛富的柳員外，薛礼作了平遼王。

〔柳洪不耐煩的哼了一声，引柳金蟬、梅香、柳福下。灯官、众百姓、李保又看灯〕

灯 官：(念) 看完南面到西方，灯上画着四金剛。魔里青手拿宝劍風搖蕩，魔里紅双手朝天把傘張，魔里寿怀抱琵琶高調唱，魔里海長蛇他就鑽，

〔李保偷物〕

灯 官：他就鑽，

〔李保又偷〕

灯 官：鑽來鑽去到处藏。姜子牙背定封神榜，風調雨順四金剛。

〔众百姓、李保、灯官轉入后面。顏杓散愁眉不展的被雨墨拉拉扯扯上〕

雨 墨：相公往开了想，咱們看看灯，解解悶，走吧。(念) 叻

相公，展愁眉，今天看灯是把我陪。替相公解愁悶，我劝相公別心灰。要想洞房花燭夜，金榜上占高魁。男兒立志風云會，好似平空响春雷。一定要娶柳小姐，活活气死那老烏龜。我們前面把灯看。

內：灯棚失火了！失火了！

[顏查散、雨墨大驚]

顏查散：(念)你我速速把店回。

[众百姓乱糟糟的东奔西逃。柳洪、柳金輝、梅香、柳福都被冲散。李保趁机搶衣帽首飾等。众人分下]

第三幕 遇害，蒙冤

時間：同前幕。

布景：荒郊——喜鵲橋。

人物：众百姓、柳金輝、李保、顏查散、二更夫、柳福、雨墨。

柳金輝：(內唱“倒板”)

父女失散心焦恨！

[众百姓过場，分下。柳金輝随后“乱經”上。被众撞倒，掙扎起立。“望家鄉”]

柳金輝：(唱“快板”)

梅香不知往何方！

却好似失魂魄沿途喊嚷，

爹爹！梅香！啊吓！（众百姓又过場）（金輝尋親不見而哭）

喂呀，（唱散板）

閨閣女犹如那迷途羔羊。

虽然是月如畫不辨方向，（險滑倒）

朔風吹身寒冷心惊着慌。

腹又飢足又痛精神恍惚，（“撞金鐘”）

猛覺得眼昏花無有主張。

[柳金蟬惊恐乏力，昏于道側。“水底魚”，李保上]

李保：哈哈，這一回弄的不少，总算我時運高照。可是我在人群里追下一個女的，眼瞧着往這條路上來啦，怎麼又不見啦哪！（將包裹圍繞身上。忽抬頭見柳金蟬）誰呀，在那蹲着哪！是個人吧！誰呀！不說話我扔磚頭啦！（大着胆子近前看）噢，原來就是剛才追下來的那個大宅門的小姐。准是被擠暈過去啦。嘿，真是人找財找不來，財找人不費神。這滿頭的珠翠，要給啦我們小紅拿去，她准得跟我從良。嚶，待我將它剝了下來。（剝斗篷衣飾。又看柳金蟬面貌）噢，這小模樣長得真愛人，比小紅好看多啦。（摸）還有氣，一定是吓暈過去了。干脆趁她還沒有醒過來，將她背回家去，做個小偏口，落個人財兩得。（把剝下衣服打成包裹，用手提攜）又是龍燈又是會。富貴有餘呀！

[李保扶起柳金蟬，柳金蟬受驚動漸漸醒轉]

柳金蟬：爹爹呀！（“三翻”梅香哪里！醒）

李保：乖啦，醒過來啦！（放手）

柳金蟬：吓！我的衣服哪里去了？你……是何人？意欲何為？

李保：吓！我沒什麼哪！剛才一陣大亂，是你昏倒在地，來了個強盜，在剝你的衣裳，是我路見不平，趕上前去，三拳二腳，把他打跑啦。是這麼回事。

柳金蟬：如此說來，你倒是個好人。

李保：我本來是個好人。

柳金蟬：多虧大哥相救，這裡當面謝過。

李保：沒什麼，沒什麼。見义勇为，人之常理，這又算得了什麼。

柳金嬋：尙未請教大哥尊姓大名，日后也好相报。

李保：我叫李保。請問小姐你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兒？怎么会上这兒來啦？要是道远的話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

柳金嬋：我名柳金嬋。跟随我父观灯冲散，我爹爹就是双星巷柳洪柳員外。

李保：（很惊奇）怎么着，你是柳員外的小姐？这可不是外人啦，我常到您府里去呀。

柳金嬋：大哥作何生理？

李保：我是宰猪为業，年啦節啦的我常去送肉，府上都認識我。

柳金嬋：李大哥既然認識我家，如今夜靜更深，相煩送我回去，稟知爹爹，定当重謝。

李保：这算不了什么。嘿嘿，想不到今天会遇見柳小姐，哦，巧得很。天緣……哦，小姐你看，天已到这时候啦，这兒叫喜鵲桥，离你府上很远，这么办得啦，我的家就住在前面双塔寺浮屠巷，不如到我家去住上一宵，天亮再送你回去，好在都不是外人，您看好嗎？

柳金嬋：夜靜更深，男女有別，使不得。

李保：这有什么使不得。事到其間，就不必拘这些小節啦，來來來，走吧。（过去要拉柳金嬋）

柳金嬋：唉！大哥放尊重些。

李保：嚶，咱們全都認得，是熟人，怕什么羞。（拉住柳金嬋）走吧。

柳金嬋：（甩开）住手！你这样輕薄，定不是个好人！

李保：怎么着，小姐，这就不对啦，說我不是好人？不是好人我就救你啦？你要拿出良心想想，我救了你的命，就算白救啦嗎？（生气，扔包裹）你以身相报，也不为过